

诗人余光中：《乡愁》不朽，“湘”思不绝

文：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 吴迪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长沙，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自古以来，湖南就是中国的文化重镇。政治上，湖南也出了不少名人。五岳之一的衡山也在湖南。山水之胜，人杰地灵！”这是著名诗人余光中说的话。

12月14日，余光中先生逝世，享年90岁，他也留下了《乡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诗作。生前，余光中曾三次来到湖南。1999年9月，余光中首次来到湖南，在岳麓书院开讲，观众冒雨来听讲座，余光中感动得要拍照留念。2005年，岳阳市举办“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余光中特意从台湾赶来主祭。2006年，78岁的余光中最后一次来到湖南，在石门品茶论诗。12月18日，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联系上了在余光中的岳阳之行中一路陪同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潘刚强，他为我们回忆了余光中先生与湖南的缘分。



扫一扫，听余光中的诗。



↑2005年6月11日，彭东明（左一，岳阳市作家协会主席，时任平江县委副书记）、李元洛（右二）、潘刚强（右一）与余光中在平江杜甫墓前。摄影/刘朝阳

爱湖南，因湖湘文化之美

潘刚强说，余光中先生曾立志“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文学大师梁实秋评价他“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在他的近千首诗作中，有二十多首诗是吟咏历代诗人的，写屈原的便有五首。诗的题目分别为《淡水河边吊屈原》、《水仙操——吊屈原》、《漂给屈原》、《竞渡》、《凭我一哭》。

2005年，余光中为龙舟下水祭屈原专门赋诗《汨罗江神》。端午节时，岳阳市举办“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余光中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加。潘刚强回忆，他见到的余光中鹤发仙风，步履轻盈，一件浅红色的衬衣，一条灰色长裤，黄纱袜、黑皮鞋，脸上全然不见半点倦容——而那时，年过七旬的余光中，从台湾飞香港，从香港飞长沙，再从长沙转车到汨罗，一路舟车劳顿。

余光中之所以如此喜爱湖南，是因为屈原，因为汨罗江。他曾说，湖南对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来说，都是那样神秘、美丽而又亲切，

从古代的《离骚》到现代的小说，无不如是。

来湖南，参拜杜甫墓

“在那次岳阳之行中，他还去了位于平江的杜甫墓。这一点少有人知。余光中先生最为崇拜的中国古代诗人，继屈原之后，便是李白、杜甫与苏东坡了。成都杜甫草堂名满天下，平江杜甫墓却很少有人知道。”潘刚强回忆说，“余光中先生好不容易来了汨罗江畔，我知道他的心愿，就提议他去杜甫墓看看。”余光中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他们乘车来到平江杜甫墓所在的小田村，泥泞的公路坑洼不平。潘刚强十分过意不去，余光中却说：“杜甫一生坎坷，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到了目的地后，潘刚强回忆说，余光中径直奔到杜甫铜像前，

像是远离的学子前来拜望儿时授业的恩师。他走近跟前，伸出右手去抚摸诗圣安然抚膝的左手背。抚摸再三，眼睛中泪光闪烁，他指着诗圣铜像底座上镌刻的生卒年份，慨然长叹：“活得还不到花甲之年呢！”

潘刚强记得，当时翠柏森森，轻风阵阵，后山突然传来几声鸟啼，余光中说了一句诗：“‘恨别鸟惊心’呀！”

喝茶休息之后，有人希望余光中可以写点什么。余光中说：“诗回台湾后再写，先题一句吧。”这回，他破例拿起墨笔，写下一句“墓石已冷心犹热”。

“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所谓一面之交，终身为师。”潘刚强与余光中仅有一次接触，但他认为，余光中对自己影响深远：“此行与余光中先生的交往，对我的文学创作影响极深。遵循先生的引导爬山涉水，从洞庭湖溯源汨罗江，我先后完成《汨罗江人文密码》、《野水岸》、《对话汨罗江》、《与洞庭书》系列散文。”



↑2005年6月11日，余光中与潘刚强（右）在汨罗江畔合影。摄影/刘朝阳



链接

得知余光中逝世的消息后，记者曾想采访和余光中多有交往的湖南作家李元洛与水运宪，但因为心情悲痛，他们最后都婉拒了。但水运宪重发旧闻，并附语：“光中师辞世，不胜伤感。分享旧文，谨作缅怀。”

有些话本来是很平常的，经余先生说出来，硬是与众不同。他说话又很平稳，并不刻意强调，却令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余先生是那天下午3点的飞机，由高雄起飞，经香港转机到长沙。他年事已高，却喜爱自己驾车去机场，把车往机场一存，头也不回就上了飞机。回去时再把车取出来，悠然自得地开回家去。这般潇洒在大陆还不多见，于是有人好奇地问他，您年纪大了，自己开车还行吗？他很豪迈地说，怎么不行，我还是我太太最好的车夫呢，然后就说起了他的太太。余太太对他非同一般地放心，都放心到了不想事的地步。他举例说，他的太太可以记得所有朋友家的电话号码，居然就是不记得他的车牌号码。“她根本就不需要记住车牌号码，只要记得车夫就足够了。”平平常常一个生活细节，当时就笑翻了一车人。

——水运宪《一路拾珠——记余光中三湘行》

美文

用心方得见 父爱如水

文/刘毓麒

暮春三月，天有些昏暗，不甚明朗，不觉中忽然飘下丝丝细雨。远处一个瘦高、宽肩膀的男人，牵着矮自己一截的小儿子。他左手紧搭在儿子肩头，右手那柄雨伞不着痕迹地指向左边，自己的右肩却被细雨浸出一片湿意。

我颓然立于雨中，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父亲？从小，我的父亲就不太跟我说话，小时候就极少陪我，偶尔散步，也会弄得不欢而散。一次外出与他散步，头顶上烈日炎炎似火烧，我心中思量着喝水解乏，刚上报父亲便给驳回：“再走几步就到家了，无需买水。”我嘟嘴道：“就买瓶两元的吧！我真的渴死了。”他回转身，目怒凶光：“两元

也是钱呐！”

上得初中，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如何不爱美？有时，我央求父亲出差时给我捎件色彩斑斓的“勾”（耐克）牌衣服。等上数日，好不容易盼得他回来，却见父亲手里一件黑衣，赫然标着把“差”（特步）！

其实我要求这些时，有考虑过家庭经济情况，而父亲对我的这些要求也几乎从未满足过，他似乎不怎么爱我。和父亲相反，母亲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面容瘦了，衣裳薄了，无需开口，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

上了高中，我进了一所寄宿制学校，常常很久才能与家人相见。每次回家，家人都会嘘寒问暖，特

别是母亲。可是父亲，他要么在公司上班，要么宁愿在热气逼人的厨房大汗淋漓地炒菜，反正他总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开我，数月不见的思念也不与我倾诉。他根本不爱我。

这种观点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一次偶然事件，才解开我心头的结。一次回家后，我发现父亲一个人神秘兮兮在房间捣鼓着什么。我进门，发现父亲如孩子般猫在地上。

他抱着一个黑色盒子，右手伸进去摸索，第一次想用食指和中指夹，却“嗖”的滑了出来；第二次使使劲，手上青筋都冒了出来，才夹出一把或黑或蓝的纸盒。只见他小心地捧在手心，轻轻吹开盒面

上灰尘，一双眼认真端详着。

我大为不解，出声询问：“爸，你在干什么？”他发现我就站在身后，这才双手撑地缓缓站起，脸涨得通红，却说不出一个字。

妈妈在一旁解释：“这些其实是爸爸省下来的钱。他有时候和朋友出去玩，朋友送他一包烟，他都留下来了。这几年，你爸的朋友因抽烟患病的不少，再加上新闻也常说吸烟的危害，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就干脆戒了，把钱省下来。而且我们省出来的还不都是给你的，哈哈……”

听了妈妈的解释，我猛地惊觉，父亲的发已渐渐染上白霜。儿时记忆中，父亲那宛如山岳、可负起青

天的后背，现在也变得松垮垮。回想与父亲的种种，连沉默都变得温暖；他虽然让我淋了雨，回家却并未忘记叮嘱我洗热水澡；他虽不给我买水，却会递给我大汗淋漓的我一条毛巾；哪怕是他并未给我想要的衣裳，估计也是希望我不要虚度，做一个朴实的人。

父亲还在清点他的宝贝，我仿佛明白了些什么：母亲的爱若涓涓流水，绵延不绝，是细腻而无微不至的；而父爱则如山岳，沉重而厚实。只是这份厚重的爱如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他的爱太含蓄，尽管无处不在，我如金鱼观水般身处其中，反而很久未发现。

（作者系周南中学1503班学生）